

【名家背影】

□胡念邦

误解了汪国真

朋友说:这个放浪不羁的汪国真,才像大家级别的诗人。他用那样美的语言写诗,最后的结尾却是一句脏话。

半夜醒来,突然想起了汪国真,竟至再也无法入睡。

如果不是媒体报道了这位诗人59岁的生命遽然逝去,或许,我永不会想起20多年前有过这样一位诗人;永不会记起他那些一夜之间花开满枝却在清晨凋零的诗。

如今,寂寞的诗人在落寞中死去,久违了多年的身姿重新出现在报纸上,却已不再是他年轻的模样。20多年前,照片上的汪国真就像他的诗句一样,美好、单纯、平滑,没有一丝褶皱。

“沧桑抹去了青春的容颜,却刻下了纵横交错的山川。”如此轻盈的诗句只因他年轻才能写出来,无言的解读却要等到老年。隽丽而富有朝气的诗句抗拒不了时间的残忍,似乎只是夜间的一更,沧桑便将沉郁和深思镌刻在了诗人曾经充满憧憬的脸上。

20多年凝固成的这一瞬间,仿佛将他全部的诗歌重新诠释。

然而,这不是我今夜失眠的原因。不知道是为什么,他的诗会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;也不知道为什么,这样的诗句会即刻得获众多多少少女的心。所能知道的是,有许多诗人瞧不起他,不承认他是诗人。尤其是在愤世嫉俗的诗人那里,他不仅受冷落,而且遭蔑视;甚至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后,一位著名诗人依然愤愤地说:汪国真的诗全是假诗,完全是对诗歌的一种毒害——他的愤怒竟然能保持20年之久。

说实话,当年,我也不喜欢汪国真的诗。我并不懂诗,只是觉得,他的诗太清浅、不深刻,离真正的人生太遥远。那些诗行,更像是校园青草地上幻化着片片霓虹的露珠。面对夜间流血的伤口,能有什么功效呢?

文如其人。汪国真的诗就是汪国真这个人——那时,我们只会这样看;我们也一直是这样看的:写出这样诗句的人,毫无疑问属于桃源中人,轻飘、自安;没有忧患意识,不关注现实,背对人间苦难。实际上,这不是论断一个人的诗歌,而是在论断一个人。2009



汪国真

年的一次诗歌节上,汪国真被冷落在一隅。无论是60后,还是70后、80后,没有一个人过去与他交谈,只在他的背后戳戳点点,把一位诗人当成笑谈。

今天,当我人生的尘埃已渐渐落定,再一次凝视诗歌节上的这一场景,有一些心酸,有一些隐痛,还有一种亏欠。即使不喜欢读他的诗,也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人。我也是妄意评说汪国真背影的其中的一个。在人间,有谁能分辨自己与他人眼中的梁木和刺呢?

然而,这不是我今夜不能入眠的原因。

一切是缘于白天读到的一篇采访录。它让我第一次看到了诗歌之外的另一个汪国真,看到了作为一个人的汪国真。我强烈地意识到,我们误解了汪国真!

与诗人相交了20多年的朋友朱顺忠说:汪国真其实是一个愤世嫉俗、非常愿意为现实说话的人。某个历史纪

【黄金销售手记之六】

□奚凤群

赔钱赚吆喝也需要智慧

我们痛心的是,这样毫不负责的开始以及毫不追求结果的过程,最终给我们的,必然是一个不能释怀的结局。

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。

例行的客户拜访,很自然便会聊到新产品研发。双方一拍脑袋,一款极具地域和信仰文化特色的卡类黄金产品,就这样进入了研发流程。

进展极为顺利,从产品设计到实物打样以及配套包装,不足一个月,一切成型,只待确定数量便可“上线销售”与“车间生产”双管齐下。

“每个营业网点标配4个理财经理,持续卖1个月即20个交易日,一个理财经理每天卖50张,30个营业网点1个月卖100000张,应该能够轻轻松松搞定。”M银行产品经理信心满满。

“我们还可以将此款产品打造成一款‘概念新品’,即贵行‘单件产品单位时间内中收效益最高’的产品。”公司领导语调上扬,一脸同样的憧憬,“不过,首批先生生产10000张卖卖看。”公司领导在产品订单这一合同附件签字之前,以商量的口吻与M银行相谈,并得到确认。

就这样,一款没有经过任何市场调研也没有任何宣传造势的黄金新品,就在这一年的中秋节前夕,在M行以定制产品的身份上线销售。

可是,上线当天,并没有出现预期的销售火爆场面,反而是一切静悄悄。

领导有些着急,却又不好催促M银行,便要求系统操作员将当天的订单下载打印。“啊?怎么一张都没有卖出去?”

大家面面相觑,不明所以。“这明明是一款M行极为自信的产品呀!怎么会在线的第一天便抱了个鸭蛋?”领导坐不住了。他要求我们务必第一时间赶到M行所在的城市,配合银行进行辅助销售的同时,对市场进行调研,看看问题到底出了哪里。

“信仰这个东西,不好卖。因为你都不知道客户信仰什么,所以,根本不敢随随便便就去推销!”理财经理一脸的担忧,“以前也有过相关的产品,但是,一直都卖得不好。”这位理财经理针对这款产品极为明确的信仰标签打了大大的红叉号!

“看看这个理财金字塔,你就知道我们的工作压力有多大了!在所有在售的理财产品中,如果将保险、基金、黄金等诸多产品相加到100分的话,黄金产品的考核量只占到5分。而我们为了完成这5分,就会有所选择。比如选择单位价值大、可能一个单件便能完成任务的产品。”一位理财经理对我举例说道,“假如我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能说服务客户买一件价值1万元的产品,我就绝对不会说服他去买一件价值只有几百元的产品,虽说这款产品的中收(中间业务收入)比例能达到30%,而那款产品只有10%。”

调研结果很快出来,情形不容乐观。领导决定和M行谈判。“这是贵行定制的产品,现在销售得不好,咱是不是应该对策略有所调整?”领导的姿态摆得很低,一副商量的口吻,“或是,我们铺一些现货产品到理财经理个人,这样,就能提高随机销售的几率。”领导一副替银行出谋划策的模样。

“结果的确有些出乎意料,和预期的出入太大。但是,我们已经做了调整,不仅做了全行的产品培训,还下发了两次销售通知,也进行了日通报、周通报,可是……”产品经理说到这里,声音里带出无奈,“可效果不明显,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但是,我们总行有规定,理财经理不能直接接触贵金属产品。所以,铺货坚决不允许。”说到这儿,她眼睛晶亮

念日,他说起遗忘是一种不应该犯的罪过,话说得很长,“如果把遗忘当成习惯的话,那么这个罪过就更大。”

话说得很长。都说了些什么呢?那一定是让我无地自容的一些话。20多年了,在安逸和自欺中,遗忘也已经成了我的习惯。这不是失忆的遗忘,这是故意的遗忘,是灵魂的遗忘。

汪国真不仅能说很长的话,他还会长话短说,说关注社会事件的话。有一次,他打电话给朱顺忠:“我就问你一句话。”汪国真要问记者朋友的这句话是,一起全国闻名的被错杀冤案平反之后,那些制造冤案的人是不是受到了惩处?这曾是他们长久的话题。当听到朋友否定的回答后,汪国真只气愤地说了四个字。那是一句骂人的脏话。

朋友说:这个放浪不羁的汪国真,才像大家级别的诗人。他用那样美的语言写诗,最后的结尾却是一句脏话。

两个月之后汪国真去世。这四个字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言吗?

在我看来,这四个字的脏话,和他说的那些很长的话是同质的,与他的诗歌也是同质的。他只是用不同的表达分离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愤怒。

我第一次清晰看到了汪国真远去的背影:一个有良知、有公义、有担当、充满了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,一个对生活、对生命、对美好事物充满了真诚的诗人。

这是汪国真留给世人的真实背影。

在这个失眠的夜晚,我努力从记忆深处寻觅汪国真的诗句,方醒未睡之际,浮现出的总是一张张了无痕迹的白纸,蓦然间,似有一团红滴落在纸上,慢慢浸洇开来。那白,似雪,洁净纯美;那红,如血,炽热浓烈!红与白交融映衬出的青春生命,在20多年之后的这个夜晚,如此赫然,令人无法自持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协会员、青岛散文学会副秘书长,曾获第四届老舍散文奖)

一闪,“要不,你们企业也想想办法?”

商谈失败。领导决定另辟路径,抛开银行自谋出路。可是,蹊径哪有那么好寻?无论是团购还是利用节庆集中销售,包括与信仰相关的开光证书的配备、微信的推广……一系列举措下来,产品的销售也只是微微地上升了那么几百张。

但是,如果直接问买过的客户这款产品怎么样,客户却又一致认为,他们愿意接受并乐意掏几百块钱买来保个平安、图个吉祥。

“这款产品的特性,决定了它是一款适合自用和赠送亲朋却完全不适合理财的产品。”我们终于都意识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。可是,在银行渠道也罢,自辟蹊径也罢,最现实的问题是,我们不能一下子找到一万个这样的顾客。

而屋漏偏又逢了连阴雨。就在这个过程中,国际金价又进入新一轮的震荡下行。短短两个月的时间,金价下跌了足足40元。中国老百姓都有买涨不买跌的习惯。可想而知,这款产品如何负隅与寒冬市场对抗。

更让人措手不及的是,银行方面进行了人事调整,拍板研发此款新品的相关责任人,高升的高升,调走的调走。新委任的产品经理,对此前因后果毫不知情,产品销售终于彻底进入冰封。

虽说产品的研发失败终究会有买单者,可是,我们痛心的是,这样毫不负责的开始以及毫不追求结果的过程,最终给我们的,必然是一个不能释怀的结局。

(本文作者供职于某大型黄金企业,著有长篇小说《国家利益》和《女人花》)

好多年前,忘了是哪本书,里面说到日本的武侠电影,引以为例的是——美少年高仓健。我吃了一惊。

像大部分中国观众一样,我第一次看到高仓健那刀削剑砍过的脸孔,是在风靡一时的《追捕》里。那是1978年,高仓健已入中年,银幕上的他,沉默、隐忍,却会突然爆发,他单枪匹马杀出警察包围圈的一幕,是个人小宇宙爆发的极限。我没想到他年轻过,甚至曾经是美少年。

严格来说,他没美过,少年时是一种清冷的酷,面容雪亮如刀。年纪渐长,刀锋上血迹斑斑,又有了磕碰过的痕迹,还隐隐生了锈——但刀就是刀,只是让他有了历史的厚重感。

我喜爱高仓健的电影。《幸福的黄手帕》里,他是失手打死滋事流氓的好男人,为了不耽误妻子,在狱中与她离婚,却又在出狱前夕给她写信:如果你还在等我,就在门口的晾衣竿上系一块黄手绢吧。一开篇,无人等待的监狱门口,高仓健对看守深施一礼后,默默独行。他的脸上看不出重获自由的欣喜若狂,却只是不动声色。等待在面前的是炼狱是天堂,是喜是悲,他都决定接受,并且甘之如饴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电影里的好男人

□叶倾城

《远山的呼唤》里面,带着儿子,独自在北海道农场拓荒的年轻母亲民子,大雨之夜,有个远道而来的陌生人拍门求避雨。从此,在农场上,高仓健默默耕作,任劳任怨,向来少言少语——沉默里却埋伏着更多的坚定,他仿佛在以身体语言说:请相信我的臂膀,它可以依靠。到最后,发现他是家破人亡、怒杀债主的逃犯,他被警方带走时,我们和民子一样相信:他,还会回来。

《夜叉》里面,小渔村忽然来了清纯里带妖烧的单身母亲萤子,开起了小酒馆,毁坏了渔村原本宁静的生活,也扰乱了高仓健的心。他曾经闯荡江湖,但终于厌倦了砍砍杀杀,宁愿和妻子过着平静的生活。但,为了保护萤子,他再次出手,衬衣被撕破,露出背上的巨幅夜叉刺青……到最后,萤子背着孩子上了火车,高仓健在车站远远的角落目送着,而家里的妻子,还在等待他。

几乎每部电影里的高仓健都是如此,人群喧嚣如海,他总沉默如岛:狂野的海风刮上来,他苦苦支撑;巨浪滔天像要吞噬一切,他安然不动。面对噩运,他逆来顺受?不,总在某一个瞬间,拔刀而起,向命运进击。他是一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男子汉形象。

我们的民族性里面,不缺少温柔敦厚的老好人。直到现在,我还看到有人在微博上谆谆教导:“恶人越恶,请你越柔。他踩你,就放低身子——他习惯你的柔软,下次踩钉子时,会使同样力气。”看得我冷笑不已:怂就怂吧,还自欺欺人把懦弱拔高成谋略。自己被欺负,无力自保,把希望寄托在子虚乌有的钉子上身。问题是:人人都这样想,世上就根本没钉子。我们不缺无毒不丈夫的奸雄,我们更不缺刻薄冷血的负心汉,但我们委实缺少坚毅善良的男子汉,如高仓健。

他少年时演的黑帮片,砍砍杀杀,但我们看到的,大部分是他中年之后的电影,他总演着人物:《铁道员》里螺丝钉般默默的铁道员;《夜叉》里退隐杀手在小渔村里过着干净的生活,武士刀曾经削铁如泥,现在切瓜剁肉;《追捕》里蒙冤的地方检察官杜丘。想来平时也主要做文案工作吧,写写画画,是一支老式钢笔——关键时候也能是杀人利器。

是的,就是这样,好用、平凡、不花哨却结实,多半是金属制品,寒光凛凛,却在把手上贴心地缠了布条,带给你一抹温暖——这就是高仓健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。

一把好菜刀,能用几十年吧,一辈一辈地往下传。中国这些年变动大,每城每市都在旧城区改造,新城区修建,牌楼号码总在成为常态。有人家漂洋过海,有人移民,不断迁居成为常态,一搬当三烧,旧物件丢的丢、甩的甩,宁肯去买华而不实的新东西,高仓健般的男人,现在生活中不多见。也许,其实没存在过?纵观中国文学与银幕荧屏,硬汉子不是没有,狼牙山五壮士、史可法,但都是为国为君为天下。我记得小时候看《火烧圆明园》,被强暴的女子悲痛欲绝地去跳井,只有一个小孩想去救她——成年男人拦住这个孩子:“她死了,更干净。”男人不能保家卫国的耻辱,由女人背负,却没有一个男人站起来说:你是无辜的,请到我这里来。

演员里最接近纯爷们形象的,我以为是张丰毅,《白鹿原》电影不得人心,我却欣赏其中他饰演的白嘉轩。忠孝节义、礼义廉耻,他信传统中国那一套,也就是这么做的。只是这一套里面,向来没有家庭、妇女和孩子什么事。中国男人,讲的就是“忠孝”二字,对妻子儿女的责任,勉强能提出来的就是两句:“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”“子不教,父之过。”也就是说,不离婚、送小孩上学,就已经完成他对俗世的义务了。为大家忘小家、杀妾殉军,为君王之子杀自己的儿子,甚至被视为美德。说到底,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男人保护女人的传统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专栏作家)